

稿本《故中书舍人南丰先生曾公谥议》述略

张燕婴

内容提要 故宫博物院藏稿本《故中书舍人南丰先生曾公谥议》是宋人刘汉弼撰写的为曾巩议定谥号的奏书文稿。其中涉及对古文传统的认识，对曾巩文章、人品的评价等内容，颇有价值，惜《全宋文》未能载录。且文稿末有题跋十一则，包括元代韩性、黄潘、危素、周伯琦、盛景年跋五则，明人魏骥、张居杰跋二则，清人王懿修、胡如瀛、许正绶、胡佚民跋四则，也多为诸家文集（包括《全元文》）未载之佚文。本文逐一引录，并略加考释，希望有补于文献。

关键词 稿本《故中书舍人南丰先生曾公谥议》 刘汉弼 曾巩 《全宋文》《全元文》 佚文

故宫博物院藏稿本《故中书舍人南丰先生曾公谥议》，宋刘汉弼撰。行书，卷轴装。高35厘米，宽97.5厘米，全篇三十三行，六百二十三字。此文是刘汉弼为曾巩议定谥号所写的奏书文稿，其中涉及对古文传统的认识，对曾巩文章、人品的评价等内容，颇有价值。惜《全宋文》未能载录，今特介绍如次，以饗学界同好。

—

故中书舍人南丰先生曾公谥议

议曰：文章之在天下，有正统。西汉之文，涉八代而衰，至唐大历、正（贞）元复兴，韩愈氏之力也；继之者有李翱焉。唐之文涉五季而衰，至我宋庆历、嘉祐复兴，欧阳公修之力也；继之者有南丰曾公巩及眉山苏公轼焉。愈谥文，翱之谥亦曰文，欧公谥文而配以忠，苏公之谥亦曰文忠，皆以斯文之正统所属焉尔。欧阳子之文诚无愧于愈，南丰之文殆过于翱而视苏公伯仲也，其登六一翁之门，又实先之，独无节惠之典，可乎？况其一门三秀，始虽齐名；丞相布之为入，不可与其兄同年语矣，独得以文肃谥；其季翰林学士肇亦以文昭谥；堂堂南丰，实为白眉，顾以官卑不及谥，殆有司之失也。公歿于元丰之六年，于今百六十余载矣，南丰先生之名与文俱传，若揭日月，故不待谥而后显。然国家迩来褒表儒先，类重易名，不以品秩拘，不以久近闻，而独于公阙焉。此盱江学舍诸生所以合词而有请也。太常奉诏讨论，议以谥法：道德博闻之文，践行不爽之定，合二美以为公谥。愚观公之为文，法度谨严似刘向，气势雄伟似司马迁，演纶西掖，日草数十，词约义尽，皆得体的要，卓然自成一家，足以继斯文之正统，信可谓之文矣。至其自小官以及登朝，挺立无所阿附。编校九年，力求补外；转徙六州，恬不介意。远迹权贵，既不与用事者苟合；虑患防微，又不为小人之所中伤，斯不谓之定乎？文定之谥盖与苏少公辙同炳乎相辉，可以参亚二文忠之间，而文肃、文昭不得专美于其家矣。斯谥也，不以官而以德，不出于一时子弟门人之私请，而出于百数十年乡曲学校之公论，信所谓“磊磊掀天地，决必不沉没”也。公之文在天下，传在国史，诚无以谥为；而盱江之人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有严其祠，列于学宫，不可无以尊显之也。请如奉常之议，以广朝廷褒表之意，以慰其乡人望望之思。谨议。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人称南丰先生。嘉祐二年(1057)进士,出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嘉祐五年,充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实录检讨。熙宁二年(1069),自求外任,任越州通判。历知齐、襄、洪、福、明、亳、沧(未赴)诸州,颇有善政。元丰四年(1081),为史馆修撰,典五朝史事。擢中书舍人(正四品),母丧归里。旋卒。宋制,文臣光禄大夫(正三品)、武臣节度使(从二品)以上可定谥。曾巩卒后因官卑而无谥号,直到南宋理宗间才追谥为“文定”。此篇即复议太常所定谥号恰切与否的议文。此文首尾完具,然未见题署作者名氏。文末有元、明、清三代题跋十一则。首则曰:

至元^①乙亥,余会待制道传柳公于江浙试闾,从容为余言:宋巨公之家,曾氏为盛,尝至盱江访其故居家庙,岿然城隅,视其题主,丞相布兄弟三人,节惠皆以文,而南丰先生曰文定,与苏少公之谥同,可谓盛矣。未知当时定谥出于何人也。后五年^②,上虞刘忠公诸孙德辉访余镜湖之上,出其先世手泽示余,然后知复奉常之谥,实出忠公之笔。其文词雅正,足以发明南丰之道者也。昔东坡叙欧阳公文集,先之以道统之传,今忠公定文定之谥,首之以文章之正统,其用意盖一揆也。伏读之余,谨志其后。安阳韩性。(钤“养生主”朱文方印、“韩明善印”白文方印)

韩性(1266—1341),字明善,绍兴人。宋名臣韩琦的后裔,祖籍安阳。事迹见黄潜撰墓志铭。据此跋,知议文为刘忠公汉弼手笔。刘汉弼(1188—1245),字正甫,上虞(今属浙江)人。嘉定九年(1216)进士。以户部侍郎致仕,遂卒,谥曰忠。《宋史》卷四〇六有传。刘氏议文称“公歿于元丰之六年,于今百六十载矣”,则此文作于1242年(淳祐二年)之后;追谥的过程则是先由盱江学舍诸生请谥,太常奉诏讨论确定为“文定”,考功遵例复议。核以汉弼生平,分别在嘉熙二年(1238)八月至十二月间^③和淳初^④两度兼任考功员外郎一职,则谥议当作于他第二次任职期间。

不过有关曾巩定谥的年代,历来认为是在宝四年(1256)。如王琦珍说:“曾巩的开始被改变其形象,严格地说,是始自宝四年之谥文定公……曾巩之谥文定,是由陈宗礼之请而追谥的。陈宗礼,字立之,南丰人,宋孝宗淳熙五年^⑤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参知政事,赠开府仪同三司盱江郡侯。这是一位典型的儒者,也是曾巩的一位极为虔诚的崇拜者。”^⑥其《曾巩年谱》则说“南宋理宗宝年间谥文定”^⑦,依据是陈宗礼的《曾南丰先生祠堂记》,以及《建昌府志》。李震《曾巩年谱》中的说法、依据与王氏同^⑧。

细核他们所使用的材料,发现其中有些细节尚需推敲。宝四年正月望日陈宗礼撰《曾南丰先生

① 至元乙亥为后至元元年(1335)。

② 以此推测,韩性跋作于至元五、六年(1339、1340)间。

③ [宋]陈骥、佚名《南宋馆阁续录》(中华书局1998年版)卷八载:嘉熙二年(1238)三月除秘书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第303页);闰四月为著作佐郎兼史馆校勘,八月权考功员外郎(第320页);十二月升著作郎(第286页)。

④ 程公许《宋户部侍郎刘忠公墓志铭》([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卷四七“文征外编”,清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记,刘汉弼“知嘉兴府,召还著廷,兼兵部郎,改兼考功,寻真除为考功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编修国史、检讨实录,擢监察御史,奉祀崇禧”。而黄潜《跋南丰曾公谥文定复议》称“刘公自嘉熙戊戌迄淳祐壬寅,凡两兼考功,又真除员外郎”,因知刘汉弼淳祐壬寅(二年,1242)为考功员外郎。

⑤ 按,陈宗礼(1203—1271),淳祐四年(1244)进士(《宋史》卷四二一本传,《隐居通议》卷九同)。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尚未出世,是王说有误。

⑥ 王琦珍《曾巩评传》,江西高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200页。

⑦ 详见王琦珍《曾巩评传·附录一》,第268页。

⑧ 详见李震《曾巩年谱》,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页。李谱亦记陈宗礼为淳熙五年进士,误。

祠记》，其文曰：“杨君瑱来守盱，访求文物之遗，慨然掇郡帑之余，下属邑选委富而才者度地建祠，以慰是邦士君子之思。乃于邑之西隅，划草取旷，刊突就平，为堂其中而置像焉，翼以两庑，前有门以谨阖辟，后有堂以处衣冠之来聚者。经始于乙卯之夏，至丙辰之春落成……予尝窃禄中秘，遇当陞对，尝述先生之文之道，请赐谥立祠以光往哲，以范后学。朝廷既以文定易名，贤太守又为祀以从众欲。”^①据此，知曾巩祠建于宝祐三年（乙卯）夏，赐谥文定之事当在此前发生。而且，历来说到曾巩追谥问题时依据的都是陈宗礼的说法。如〔乾隆〕《建昌府志》卷三七《人物传·曾巩传》：“理宗时以邑人陈宗礼请，赐谥文定”，并按“子固谥文定，《宋史》及《行状》、《墓志》俱不载，《续文献·谥法考》亦无之。惟见于陈宗礼所撰《曾文昭家传》及虞伯生《曾氏祠堂记》中，但赐谥岁月亦无考”^②。事实上，同书卷五八《艺文》即载陈宗礼《曾南丰先生祠记》，可见，修志者认为根据陈氏《祠记》尚无法确定曾巩被赐谥的具体时间；相比之下，〔乾隆〕《建昌府志》“曾巩传”的做法更为稳妥。不过根据陈说，其“请赐谥”之举发生在他供职秘书省时。《南宋馆阁续录》卷八“秘书郎”条下载，陈宗礼宝祐“元年正月以国子监臣兼沂靖惠王府教授除，兼职依旧；二年二月除著作佐郎”^③，“著作郎”条下载，陈宗礼宝祐“二年十一月以著作佐郎除，兼职依旧；十二月差知赣州”^④，是宝祐元年至二年间陈宗礼供职秘书省，若由陈氏请谥，则当在此期间；而不是宝祐四年。

其实，有关曾巩定谥时间的记载，还有以下资料值得注意：

宋制：文臣光禄大夫、武臣节度使以上，法当定谥者，皆太常博士议之，考功郎中复之，乃以上于朝而降敕。绍兴初，欲旌死节之臣，始有赐谥，径令中书舍人行词给告，太常、考功咸不与焉。由是，应得谥者亦援以为比。乾道末，臣寮言其非故事而申明之。淳熙中，遂诏特命谥者并经有司议定，取旨出敕。曾公官止四品，因乡郡之请而赐谥，其议于太常、复于考功者，用近制也。然其发扬褒美，虽书赞之辞，殆不是过，岂以降敕给告为轻重哉？刘公自嘉熙戊戌迄淳壬寅，凡两兼考功，又真除员外郎，不知此议作于何时。今言者方建白重修宋史，考其岁月，上之有司，以补曾公列传之阙，可也。^⑤

黄潜此跋恰见于稿本议文后，为第二则题跋。其中仅个别文字有出入，如“特命谥者”，稿本作“特命者”；“官止四品”，稿本作“官止中书舍人”；“殆不是过”，稿本残去前三字；“宋史”，稿本作“三史”；“上之有司”，稿本无此四字；跋尾则题“前史官黄潜记”。黄跋前有后至元五、六年间韩性跋，之后则有至正四年（1344）四月廿五日危素跋，则其跋当写于此间。核以黄潜生平，“至正三年请致仕归，俄命预修辽金宋三史，丁内艰不赴。七年，除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进阶中奉大夫。十年致仕”^⑥。是其在至正三、四年间曾被任命为史官，预修辽金宋三史，故稿本黄跋中题写的“前史官”当指此事，而黄跋当作于至正三、四年间^⑦。黄潜有关曾巩定谥过程与时间的说法根据的就是稿本《谥议》这和信用陈宗礼说一样难免孤证之嫌。不过比较两条资料可知，稿本《谥议》所反映的太常拟定、考功覆核的定谥程序完全符合礼制，《宋史·职官志》记考功郎中、员外郎的职守即有“执政官、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以上应谥者，覆太常所定行状，报尚书省官集议以闻”，而陈宗礼说则语焉不详，且

① 《故宫珍本丛刊》第114册（《江西府州县志》第6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影印），第74页。

② 《故宫珍本丛刊》第114册（《江西府州县志》第6册），第404页。

③ 〔宋〕陈骥、佚名《南宋馆阁续录》，第307页。

④ 〔宋〕陈骥、佚名《南宋馆阁续录》，第289页。

⑤ 黄潜《跋南丰曾公谥文定复议》，《全元文》第29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

⑥ 《全元文》第29册，第1页。

⑦ 根据《全元文》的编纂体例，似乎是可考知时代的作品即予以著录。稿本黄跋“前史官”的题署可为此文确定撰写年代提供佐证，虽为小节，亦不宜轻忽。

由于陈宗礼之说晚于刘汉弼谥议,所谓“陈氏请谥”之时,刘汉弼已去世,不可能再作谥议,更不可能与曾巩之谥“文定”正相吻合,所以刘汉弼谥议的可信程度应该高于陈说。此外,明代罗汝芳的《重修曾南丰先生祠堂记》提供了一条旁证,其文曰“先时查溪祠始于宋乾道八年,恣孙迈卜基址而创之。淳中,九世孙就规制而廓之。”^①综合这些资料来看,曾巩淳初年被追谥为文定,其后人根据规制扩建了他的祠堂,也是非常合乎情理的。

根据以上的辨析可知,此卷确系刘汉弼作考功员外郎时复议曾巩谥号所写。稿本议文的存在,可以纠正前人研究曾巩追谥问题的错误认识。

二

此卷久藏刘家,元以后,刘氏后人不断倩人题跋,除上文引用的韩性跋(未见于《全元文》,故全文录入)、黄潛跋以外,还有九则题跋也是诸家文集未载之佚文^②,今并引录于次,略加考释,并与上文所言相为证。

右曾文定公谥议,刘忠公□□^③。[素]□^④国家修《宋史》,奉命求天下遗书,来会稽,造忠公之家,得此议。伏读之,服其公论。昔先师吴文正[公]谓:曾公之学,得于孟氏不传之后,程氏未显之前。[则文定]之谥不为过矣。曾公□^⑤孙元默,类录其家所得诸名公文字,而阙此篇,将录以寄之。至正四年四月廿五日第四局史官危素记。

危素(1303—1372),字太朴,号云林,江西金溪人。危素《书张少师传后》一文中“至正三年,国家作辽、金、宋三史,素以非才,与修《宋史》。……既而奉使购求遗书,所过求故家子孙问之”^⑥云云,正可与跋中“国家修《宋史》,奉命求天下遗书,来会稽,造忠公之家,得此议”之说相印证,故是跋可靠无疑。又,“□孙元默”,疑与虞集《跋曾氏世谱》^⑦中提到的“元默”为同一人,稿本跋文提到他“类录其家所得诸名公文字”或即收录在《曾氏世谱》中;再核以虞集《曾文定公祠堂记》中“公之至元翊,八世矣”^⑧,是元默与元翊大抵同辈兄弟,也是曾巩的八世孙。

至正癸巳十月廿三日,因代祀,过浙东,获观于上虞县治之道爱堂,为之叹服。翰林直学士鄱阳周伯琦识。

周伯琦(1298—1369),字伯温,号玉雪坡真逸,江西鄱阳(今波阳)人。至正十三年(癸巳,1353),周伯琦作《供祀记》,记其行迹曰:“七月丁丑……陛辞而南,始直沽,道淮安,历镇江,九月壬午至姑苏漕府……越三日丙戌,东至属境昆山州庙,又二日戊子,南至海口路漕庙”^⑨,是此年周伯琦确

① 见于《南丰先生元丰类稿》卷首,明万历曾敏才等刻清顺治十五年曾先等补修本,国家图书馆藏本(馆藏号19030)。

② 清刘倬等纂修[上虞]《刘氏宗谱》(六修本,清光绪二十年怀贤堂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卷一〇收录本文所揭稿本谥议及诸家题跋(末条胡佚民跋晚于宗谱修纂时间,故未收入),然迄今未引起学界注意。此次借揭示稿本价值的机会,参证以宗谱中有关记载,也希望对该宗谱的价值能够有所说明。唯《宗谱》中无周伯琦跋,而魏驥与张居杰跋位次互易,王懿修与胡如瀛跋位次互易。又有个别字句小有出入,倘不妨文意、无关史实则不出注。

③ [上虞]《刘氏宗谱》作“所作”。

④ [上虞]《刘氏宗谱》作“以”。

⑤ [上虞]《刘氏宗谱》作“族”。

⑥ 《全元文》第48册,第263页。

⑦ 《全元文》第26册,第339页。其文曰:“南丰曾氏之族,其在金溪者,以故宋南安守,仕于国朝,金福建闽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议大夫致仕,讳冲子之孙元默,命其子衍,以南丰金溪《曾氏世谱》示。(下略)”

⑧ 《全元文》第26册,第529页。

⑨ 《全元文》第44册,第552页。

有江浙之行。周氏此行所为事项是“宜遣使祀所在海神天妃庙，以报其佑助之灵。今议遣崇文太监臣周伯琦乘传往……制可”^①，故稿本跋所谓“代祀”之事即指此。

至正丁酉秋八月，予过上虞，洄水胶舟，留滞忠谏坊下，因得观忠公所草南丰谥议，谨再拜而为之赞曰：欧阳之文，与韩并峙，校其门人，曾优于李。翱则有谥，巩也则无，谓其职卑，为律之拘。谥自季世，有美无恶，踞据于崇，徽称可作。以曾之贤，山高水清，孰谓其死，而不易名。名之不易，盖亦有待，既远乃扬，正理斯在。忠公建议，肃若清风，匪公之私，天下之公。新昌盛景年。（钤“子大夫印”白文方印）

盛景年，字修龄，浙江新昌人。至正十一年（1351）进士。《元诗选癸集》已上录其诗作八首。《全元文》不载此人及其作品，稿本题跋可为补充。

右谥议一通，盖宋侍御史刘忠公为考功时为南丰曾先生巩之所著者也。先生没于是时已百六十余年，而盱江学馆诸生以先生之学之行不可无谥以易名，乃上其事于朝廷。朝廷是之，命太常定议，而太常考德摭行，而定其谥曰文定已，此实考功覆议也。公于是议，词严义正，克协太常，而遂谥先生为文定焉。是则不惟惬盱江诸生之愿，而实惬天下后世斯文之愿也。是稿为忠公玄孙鼐翁之所藏者，一日介予姻家监察御史陆公请题其后。拜观之余，予深以获遂仰止乡之先正之私已，且慨世之故家子孙如鼐翁不坠诗礼、能保先世之手泽者甚鲜，而鼐翁之贤，尤为可重。故并书以识之。资善大夫南京吏部尚书萧山魏驥书。（钤“仲房”朱文方印、“端重祗慎”白文方印、“吏部尚书之章”白文方印）

魏驥（1374—1471），字仲房，号南斋，浙江萧山人。永乐十三年（1415）举人。正统中官至南京吏部尚书。魏氏负书名，故求文者不绝，篇章之富，山刊版刻，几遍天下。集为《南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十卷，有明弘治十一年（1498）刻本，收录其题跋之作二十四篇^②，然不见此文。“忠公玄孙鼐翁”，据〔上虞〕《刘氏宗谱》^③卷四所记刘汉弼一支世系，鼐翁为其六世孙，故此处所谓“玄孙”大约是泛指远世子孙的说法。

右南丰曾先生谥议一通，宋侍御史刘忠公所草，此真迹也。忠公之孙德辉装潢成卷，得韩庄节、黄太史诸名贤题识，而尤珍眚久矣。今德辉之玄孙鼐翁复思所以表章于时，出以示予，求题。何贤子孙！不忘先世手泽之义，前后同一心乎！嗟夫，世之人颀颀然号为士大夫，而或忘其先烈，或以告身易一醉之资者，独何心哉？吾邑刘氏，自宋熙、历元至今二百余年，而忠公墨迹宛然独存，不至于泯焉者，盖有贤子孙为之爱重也。及观韩、黄二公所以称羨赞美忠公谥议之作，措辞简切，立论正大，不觉为之敛衽。后生末学仰瞻先哲，徒窃愧叹，安敢妄议于其侧耶？姑书此以识拜观之岁月云。正统甲子春三月初吉后学张居杰谨识。（钤“清慎斋”白文长方印、“翰英”白文方印、“参政之章”白文方印、“孝闻里人”白文方印）

张居杰，字翰英，浙江上虞人。永乐十二年（1414）膺京闱乡荐。正统初任行在吏科给事中，四年（1439）升江西左参政。正统甲子为九年，张居杰已为江西左参政，故有钤印曰“参政之章”。张氏著有《青琐集》、《滇南集》、《南浦稿》、《阳丘存稿》若干卷，均不传，辑有《曹孝娥名贤题咏》一卷传世。“忠公之孙德辉”（上引韩性跋中亦提及此人，称“诸孙德辉”），据〔上虞〕《刘氏宗谱》卷四所记刘汉弼一支世系，德辉为其三世孙。

昔贤门第访甬东，熙祐之际官考功。剡藤一幅六百载，笔花墨沉光熊熊。古今文章溯正统，瓣香独取曾南丰。南丰著作萃图史，气体上接西京雄。平生结交许介甫，论文荐于六一翁。立朝独唱讲官议，一篇初出惊凡聒。荆公用事负盛气，始虽延誉终宁同。九年编校忽外徙，直欲远举

① 《全元文》第44册，第552页。

② 卷二有题跋十八篇，卷七有六篇。

③ 清光绪二十年（1894）怀贤堂木活字印本。

随冥鸿。才名卓荦绝阿附，德行真寓文学中。公之著书必传后，禄位弥淡经术充。易名古制孰陈请，主其议者刘忠公。是时周程并从祀，千秋道脉传学宫。曾公崛起宋嘉祐，下导濂洛开鸿蒙。谥以文更配以定，词章气节相推崇。阐扬先哲秉特笔，勿以官职分穷通。蜿蜒龙蛇乍落纸，高文日月悬苍穹。一门布簪异邪正，袞袞斧钺生雷风。历官清要重乌府，持节威仪乘紫骢。丹诚体国见词藻，心肠如铁文艺工。流传缣素不剥蚀，乃与金石垂无穷。魏公遗笏宁比此，正气槃礴如长虹。名门华胄得手泽，袭以绀锦藏髹筒。海屿先生善摹古（真迹刘氏珍藏，兹于海屿先生处见摹本），璠玕世宝加磨砢。开函竦立诵百过，元精耿耿声摩空。嘉庆二年六月望青阳后学王懿修谨题。（钤“懿”“修”朱文方印）

王懿修（1736—1816），字仲美，安徽青阳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任翰林院编修，累官至礼部尚书。嘉庆元年（1796）出席千叟宴，赏赐御制诗刻、玉鸠杖、文绮等。卒后，谥文僖。《清史稿》卷三五—有传。未闻有文集传世。

嘉庆二年正月，访三余刘世丈于忠谏故里，不晤。其子文学公望表弟出其先忠公手草曾文定公谥议一卷，再拜敬观，欣幸何既。自惭末学乡邑有大文献，至行年四十九而始得一伸瞻仰，疏陋奚辞。顾余行将北上，倘失之交臂，他日归来，不知更阅几何年所？则又不可谓非今日之幸也。谥议始末大略，详元明诸贤手跋。惟公之文似二苏，公之书法似大苏，而其元气流行，要是韩范一辈中人，不可以文字限也。顾自宋历元迄明，相距二百余年，阅者已服鼂翁之守护，兹自明正统至今又四百年，仍完好如故，则忠公之精诚实呵护之，而刘氏之世守罔替，尤为近古所仅见也。亟假归，敬摹一通，仍速送还，以志珍护。公望云：行当勒诸贞珉，以公同好，且将录入邑乘。余曰：固也。虽然，此岂一家一邑之事哉？敕授文林郎知山东冠县事前内廷教习乡后学戚裔胡如瀛沐手百拜谨志并书。（钤“臣瀛”朱文方印、“源从始沈学继徽猷”朱文方印）

胡如瀛（1749—？），字海屿^①，一作东表^②，浙江上虞人。举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任山东冠县县令，有政声。辑有《书笺订讹》、《海屿诗话》^③等书，太平天国间佚失。“公望表弟”，[上虞]《刘氏宗谱》卷四所记刘汉弼一支世系中未见此人，或因所记非名，故不得见。

维宋大儒曾南丰，后议谥者刘考功。一卷中有两人杰，曾曰文定刘曰忠。易名厉世推巨典，苟非其人勿与选。拘于资格故事行，词旨谬悠识力浅。我公风骨夙峻嶒，纯实不欺帝命承。屡陈时政排时宰，如朱丝绳玉壶冰。此事太常稿先出，朝廷复核综名实。公时供职在郎官，何幸小臣得秉笔。文章正统矢昌言，韩欧屹然龙门尊。李苏并深知遇感，布帛亦邀优奖恩。胡为独抱遗珠叹，得毋官小嗟闲散。盱江人士贡口碑，一再阐扬尤侃侃。我闻朱子极称曾公贤，又闻与公为同年。正气扶持善类应，犹可支撑半壁天。紫阳伪学禁弗用，召公入台颇郑重。权奸毒手人云亡，奏疏煌煌争传诵。此篇醇厚似韩欧，书法亦与鲁公侔。盍付手民摹上石，争坐位帖共千秋。群公题跋皆伟迹，名附青云光简策。勛哉刘氏贤子孙，瓣香永奉先公泽。

小墅茂才五世兄，比屋而居芳邻也。见示其先忠公手草曾文定公谥议，钦为至宝。海屿胡公云：行年四十九，始得瞻仰，以为幸事。绶六十七矣，不更大幸耶？敬成七古一首，步卷中巨公先生之后，非敢云诗，以志高山景行之意。咸丰十一年辛酉三月二十有八日许正绶沐手谨书并识。（钤“许印正绶”白文方印、“齏生”朱文方印）

① [道光]《冠县志》卷六“职官志”，清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

② [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卷三九“经籍志”，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本。

③ 清陶元藻《全浙诗话》（嘉庆元年刻本）引用书目中有《海屿诗话》一书，凡引十八则，可知其成书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前。

许正绶(1795—1861),字童生,一字少白,浙江上虞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官湖州、严州教授。许氏有《重桂堂集》^①十一卷传世,此诗为卷六之末篇。稿本题跋与刻本诗并序文字小有出入,如“盱江人士贡口碑”句下,刻本多“南丰歿后百六十年盱江诸生请谥于朝”小注;“极称”,刻本作“盛称”;“奏疏煌煌争传诵”,刻本作“煌煌奏疏留传诵”;“此篇”,刻本作“是篇”。这些虽无关大雅,亦可见作者之斟酌推敲。又集中小序作“刘生继晨示其先忠公手草”云云,因知稿本所谓“小墅茂才”名曰继晨。据[上虞]《刘氏宗谱》卷四所记刘汉弼一支世系,其第二十一世孙中有名继昌、继茂、继福、继元者,继晨应即此辈子孙。

有宋上虞乡贤以文章气节显于朝者,一为李庄简公光,一为刘忠公汉弼。庄简著述散见于邑志文征暨历朝上虞诗集,近又于会稽见董氏四库全书钞本庄简集十六卷。而忠公之文独不见于载籍,窃尝以为憾事。本年夏,忠公二十一世孙,从表兄谨庵茂才示予忠公手卷一轴,谨受而读之,题为《故中书舍人南丰先生曾公谥议》,文即忠公手写之议稿也。稿首尾凡六百一十字,字法苏体,文又确肖南丰,而气势充沛,抑复过之。公距今七百余年,遗言往行,文献莫征。矧公首创之稿,径尺之楮,转能子孙世守而勿替,岂灵爽所凭耶?抑自有不可磨没者在耶?卷首乡贤张进士文渊题额,张固以真草垂名者。卷尾题跋甚夥,多前朝有名人物。而先正张翰英先生居杰,许童生先生正绶,及先曾伯祖海屿公讳如瀛,先后均有题辞。曾伯祖题曰:嘉庆二年正月,访三余刘世丈于忠谏故里,其子文学公望表弟出忠公谥议一卷。亟假归,手摹一通,仍送还,以志珍护。拜读至此,茂才忽语予曰:此卷不轻示人,顾与君家世为昏媾,且有此一段佳话,不敢终阅,君亦不能无一言以留纪念。予聆其言,而喜与悲且交集。曷喜乎?盖喜生今之世犹得见忠公手泽,曾伯祖谓:乡邑有大文献,垂老亲见,以为幸事。予不更大幸耶?曷悲乎?悲吾与刘氏同为士族,刘氏能保祖物于二十余世,吾曾伯祖歿后仅百余年,洪杨之烬,楹书荡然,无论忠公摹本不可得,即曾伯祖手辑之《书笺订讹》、《海屿诗话》等稿今亦不复存在。相形之下,不又大可悲乎?予辱茂才之知,瞻仰灵光,不敢以文字附不朽,又不敢遽谢不敏重拂茂才意,故既叹刘氏守护之勤,并志予与刘氏翰墨之缘,而抒其感慨如此。宣统三年亥月中浣穀旦,乡后学胡佚民沐手谨志。

胡佚民,浙江上虞人,生平仕履均不可考。自题名为“佚民”,大抵因清廷已亡,其人以遗老自居之故,未必真名“佚民”也。“忠公二十一世孙”“谨庵”,[上虞]《刘氏宗谱》卷四所记刘汉弼一支世系中未见此人,或因所记非名,故不得见。

稿本谥议及诸家题跋除了文献价值不菲外,书法亦端雅凝重,丰腴悦泽,欹侧明显,姿态横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墨迹。

[作者简介] 张燕婴,女,1974年生。200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古文献中心,获博士学位,现为国家图书馆《文献》季刊副编审。发表过论文《“仁”字本义探源》等。

^① 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